

# 中国近代国歌小史

刘作忠

中国的国歌最早可追溯到清末。具有深厚音乐素养的曾纪泽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兼驻俄公使时，有鉴本国无国歌而“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名曰《华祝歌》”，以应外交礼仪。曾纪泽一度将《华祝歌》上报清政府作为国乐，未被采纳。1885年，曾离任回国，临时充作“国调”的《华祝歌》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后来，一批爱国志士为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抵御列强侵略，曾创作了一些类似国歌的爱国歌曲，如借用日本歌曲《君之代》曲调的《一统旧江山》，梁启超作词、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作曲的《爱国歌》，夏颂莱作词、谱曲的《何日醒》，石更词、辛汉曲的《中国男儿》，杨度词、沈心工曲的《黄河》，李叔同作词、谱曲的《祖国歌》、《我的国》等。其中以李叔同所作的两首歌影响最大，《祖国歌》歌词是：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  
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  
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  
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  
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  
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

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  
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  
吹庆升平！

《我的国》歌词为：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  
丽天，云霞齐捧，五洲唯我中央  
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  
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  
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  
天心，众星环拱，五洲唯我中央  
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  
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  
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黄炎培后来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忆及了《祖国歌》的巨大影响。他说：“那时候的有志青年，大家忧心忡忡，慷慨激昂地发挥他们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这歌曲便是在那时候作的（《祖国歌》作于1905年）。这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乡石门湾，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们的金先生也教我们唱这歌曲。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小学生排队在街上游行，

举着龙旗，吹喇叭，敲锣鼓，大家挺起喉咙唱这《祖国歌》和劝用国货歌曲。”

1910年，曾到日本考察过音乐的礼部左参议曹广权，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宴集，即自奏国乐”，而“我国国乐从前由出使大臣曾纪泽权宜编制，声调缓慢，至今各国常致疑问”，他奏请“整饬礼乐，以正人心”。礼部议复：“交际宴会之乐歌，则由礼部会订也；学堂之学歌，则由学部编纂也；各军队之军歌，则由海陆军部军谘处修订也。”

1911年7月15日（宣统三年六月二十日），礼部上奏，拟定编制国乐办法，认为：“我国朝会宴飨所用乐章，典丽韶皇，允宜奉为楷则。至各国国乐，定义制音，类皆别具本源，自未可舍己从人，轻效盛典。所有应定国乐，拟请由臣等延聘通才及谙习音乐人员，参酌古今中外乐制，编制专章，奏请颁行。”

1911年10月4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旨谕内阁：“典礼院会奏，遵旨编制国乐专章一折：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其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帟，民物欣凫藻。  
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词作者为文学大家严复，由著名昆剧、京剧艺术家溥侗以皇室颂歌曲谱改写成新式乐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

6天后，武昌首义，清王朝灭亡，这首“国乐”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征集国歌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完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教育部的《征求国歌广告》除“悬银币五百元以为酬”，并“附告六则：一、歌词，一章或三四章均可；二、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三、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四、作者姓名及住址须详细说明；五、稿件请寄北京宣武门内本部；六、征集期限，以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为截止”。

同年2月25日第22号的《临时政府公报》，刊登出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一首——《亚东开化中华早》。歌词为：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欧追美，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喜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此稿后有教育部附注：“本部前登广告，征集国歌，蒙海内音乐家陆续投稿，兹特择登公报，以待知音者之评论。俟意见书征集较多，自当开会共同论定。大雅君子，幸垂教焉。教育部谨启。”

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由沈心工作词、邹华民谱曲的《中华民国立国纪念

歌》，其歌词是：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清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

截至同年11月30日，教育部共征集歌词稿件300余件。这些稿件不少曾刊载于报刊，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如曾志忞的《大桃源》：

千年沉睡大桃源，万万里桑麻鸡犬，谁赋此天生壮丽，我同胞莫倦莫倦。阶天磨长剑，杖地拨沉烟。少年少年，勇往直前，光荣渤海边。水滔滔，山绵绵，尝胆卧薪年又年。振衣万里城，濯足黄河流。自由自由，铁血以求，唯我先亚洲，专制手，顽固头，斩尽从不更留。而今五族一大洲，国民乐遨游，前走！前走！永建共和猷。前走！前走！荣誉冠全球。

经评审，300多稿件无一篇入选。主持者变更办法，于1913年2月26日分函约请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王闿运、严复、章太炎、马良、辜汤生、钱恂、汪荣宝、沈曾植、沈曾桐、陈三立、樊增祥、吴士鉴等15位大家各自撰写歌词，再行征求曲谱。这些人中仅章太炎、张謇、钱恂、汪荣宝四人应约撰写了歌词。章太炎的歌词是：

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吾知作乐，乐有法常。休矣五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岁，与天地久长。

章太炎在给教育部的公函中称：国歌词“太雅则不能求妇孺解喻；过浅则无以增国家光荣”。他认为自撰国歌词“先述华夏名义，次及古今文化，然后标举改革，乃及五族共和，言皆有序，文亦易了”。章太炎还称：“国歌相属兹事体大，非《卿云》属辞，夔、牙度曲，固不足以舒吾荣光。”章并向教育部推荐曾在日本攻读音乐的山东诸城人王露为国歌谱曲。章太炎所说的夔，据说是舜的乐官，牙则是春秋时代擅长操琴的伯牙。后经教育部评选，众议院议员汪荣宝的《卿云歌》入选。其歌词是：

卿云灿兮，纠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夫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卿云歌》相传是古书《尚书·大传》中虞舜所唱的歌，即所谓“卿云聚，俊簇义聚，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灿兮，纠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荣宝的《卿云歌》后两句是他个人加上的。他自认为：《卿云歌》“气象高浑，超越万流。而卿云兼象国旗，光华隐寓国号，播诸管弦，尤足动人爱国之思……似于民国教育大有裨益。唯歌词太简，不便长言，拟于歌后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

或更叠其词，以明咏叹”。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平开幕，按照各国惯例，开幕典礼应奏国歌。大典将近，内务部急忙转请教育部将《卿云歌》交由侨居法国的比利时作曲家约翰哈士东（Jean·Hautstont）作曲。约翰哈士东为之配置了五线谱和三线谱两种曲谱，均为四四拍的节奏，各为12小节。为配合曲谱，前两句重复三遍唱出，后各句重复两遍唱出。最后为“时夫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但是这首歌既未被正式公布为国歌，也未流传开。音乐界称此歌为第一次《卿云歌》。

此后，直到1915年5月23日，政事堂礼制馆呈报外交部转大总统袁世凯“妥速商报呈候核定”，其文古色古香，不妨摘录，供读者寻味：

谨集大合乐以和邦国，堂皇经世之谟；协夏声而旋雨风，清明象天之制。党庠雅肄，扬象勺之声情；垆野蹈歌，端轨仪于唱和。声音之通于政，昔已云然；律吕之著于经，今犹可考。乃列国国乐，载在盟府，视为典常；我邦固渺焉无闻，阙而不备。侏离禁昧，既少知音；析杨皇夸，只供一笑。演下里巴人之曲，竞饰淫蛙；问太常协律所能，早忘几察。宾筵秩秩，徒扬觶而动容；武叉觥觥，未象功而载烈；揆诸典制，洵有未固。兹祇奉明令，纂拟国乐，所以昭声闻于率土，资饫饩于来观者，至崇至圣。遵飭本馆乐律专任员，详考声律，悉

心拟订。秦雄楚果，应兼采而同；商断宫温，必厘然而有当。写梵宇霓裳之谱，造调无嫌；稽汉家金石之遗，旧人犹在。兹据拟成乐章送核前来，经详考阅，觉其所拟协阴阳之序，则宜滞舒翹；开山川之风，则荡邪涤秽。婉谐和畅，有洋洋盈耳之观；慷慨激昂，非英英鼓腹之比。张于坛坫，倘教激越八荒；播于闾阎，亦足平章百姓。吐纳鳧规磬法，想象卿云纠纒之初；迴翔七德九功，定逸天马权奇而上。

5月23日，袁世凯批示礼制馆：“应准（以所拟乐章）定为国乐，即由该馆通知遵照。”

礼制馆在议定这首“国乐”的歌词时，还有一段插曲。时为教育总长、议乐主任的汤化龙对此歌词颇不赞同，发言说：

中华民国国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用，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颂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不通之语……今将所撰国歌逐句评之，如第一句云：“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

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是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日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张季直(謇)所撰歌词共三章。其一云：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包羲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乌乎尧舜兮，天下为公。

其二云：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惟舜求兮，舜惟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侮。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故吾圉兮国谁侮，乌乎合五族兮固吾圉。

其三云：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和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勤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爱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乌乎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这首歌词太长，不宜记诵。由于汤化龙的批评，礼制馆将“国歌”歌词改

为：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颠，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首正式国歌。词作者荫昌，字午楼，满洲旗人。曾任清宣统帝的陆军部尚书(部长)。民国成立，初为侍从武官长，后兼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长。曲作者为留日青年作曲家王露。袁世凯称帝之际，曾将此歌词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此歌曲全曲采用过多的休止符，把起伏悠扬的昆曲音调一再割裂，唱词也弄得支离破碎，缺乏国歌应有的庄严宏伟气魄，因而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未能流行。可笑的是袁世凯暴卒后，灵柩回彰德安葬，竟然演奏这首歌。不过，随着袁的灭亡，这首“国歌”也就自行废止，成为他的“挽歌”。

以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一直无正式国歌。各地学校以一些爱国歌曲权充国歌，如赵元任作词谱曲的《爱我中华民国歌》，吴研因作词、借用美国民歌曲谱的《自由的旗帜》以及沈心工作词、朱云望谱曲的《美哉中华》等。

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呈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歌研究会”。由教育部参事汤中、蒋维乔、邓萃英，司长张继熙、秦汾、高步瀛，厅长覃寿堃、卢殿后，秘书陈任中、徐鸿宝、向一中，佥事沈彭年、黄中垲，视学钱稻荪，编审员陈衡恪等15人组成“国歌研究会”。12月10日，教育部又以107号令指派佥事周树人、沈彭年，视察钱稻

荪，主事季觉、陈锡赓为研究会干事，负责主持研究会日常事务。到1920年4月，研究会决定采纳邓萃英的建议，将原汪荣宝创作的《卿云歌》末两句删去，作为新国歌。并公推萧友晦、杨仲子、王露、吴瞿安等四位音乐家分别作曲。研究会经过认真挑选，决定采用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古琴名家萧友梅的曲谱，并请萧分制钢琴伴奏乐谱三种。

教育部对《卿云歌》歌词以及萧友梅所制曲谱作了如下解释：“卿云见昭明美大之容，复旦同日进无疆之旨，言由古圣，理符今时。乐谱……用E调长旋法，当中国姑洗宫调，鸣盛大于先，申咏叹于后，依义成谱，克协前词。”

1920年5月9日，上海各学校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上海青年会也参与其中。主持者邀请全体到场者唱歌，其中有汪荣宝的《卿云歌》。原歌词仅有一节，昌世中学校长朱葆元硕士认为：“诗歌体裁非一阙所能尽，爰自制三节，共计四节，又以甄士东（即约翰哈士东）君所制声谱本属单音，该校长增为四音，庶与泰西各国歌词，如出一辙。”5月30日，《申报》刊登出这份歌谱，《附注》中强调此举“实为提倡国歌之嚆矢也。青年会德育部主任钮君谓该中学礼乐集合奏四音国歌，实为沪上破天荒”。

当年10月，教育部将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提交国务会议讨论。1921年3月25日，国务院请总统徐世昌核准，自7月1日起，“准如拟办理，即由教育部通行遵照”。教育部“通咨各省施行”。这样，由萧友梅谱曲的《卿

云歌》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首正式国歌。

各方对《卿云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汪荣宝、章太炎、吴敬恒等人大为赞赏，朱希祖却在《学艺》1920年4月第二卷第一期发表《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一文以示批评。远在德国的音乐大家王光祈撰文评论说：《卿云歌》颇合我共和国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唱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也对中国未来寄予无穷希望。可惜词意古奥，平民难以领会，因此只能称“天下歌”，还不能称作名副其实的国歌。他讽刺说：“这种国歌若要使其普及，则中国国民教育的程度，至少非办到四万万万人皆成博学鸿儒的章太炎不可！”他进而提出制定国歌的标准：文字浅显，韵味深长，以体现“民族特性”与“共同理想”。为此，王光祈自己创作了《少年中国歌》：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  
亚洲东。手创中国古文化，常为人道作先锋。彼以耶来，我以孔对；彼尚强权，我讲仁义。诸君看将来，将来谁胜利？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  
亚洲东。酷爱自由与平等，从来天下本为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万事皆自为，何有于帝力？

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  
亚洲东。环顾四邻兄弟国，多在他人压迫中，朝鞭夕笞，弗如犬豕。睹此不平，安能自己？

在《卿云歌》被定为国歌的前一

年,萧友梅于《卿云歌》曲谱后附《对于国歌用 卿云歌 词的意见》,称:“我对于用《卿云歌》来做国歌,本来不甚赞成,因为这首歌词的头两句的意思,太不明了。欧美各国的国歌都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字(并不是完全白话体),而且没有选做国歌之前,已经有许多国民会唱的而爱唱的,因为必须这样子选法,才可以得国民大多数的同意……不过就是硬定了《卿云歌》做国歌,亦可以决其必不能久用……我现在作这个曲,不能当它做国歌,不过依照题目用声音描写歌词的内容出来,以备国民的参考就完了。”

萧友梅的态度是谦虚的,也的确说明了国歌流传的普遍规律。就曲论曲,一般人认为萧曲是比较成功的一首,而且还产生过不同寻常的政治效果。1921年,中国留法学生因反对中法反动分子互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被法国军警逮捕。在监狱中,作为当时中国留法学生代表的陈毅就曾高唱《卿云歌》,以“旦复旦兮”示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

在此前后,还有一些流传甚广、一度欲取代《卿云歌》的歌,如赵元任作词、曲谱取自京剧焰口调的《尽力中华》:

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  
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  
都同气同声同调同歌的中华,中华!  
来,三呼万岁中华,万岁中华!  
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  
都同气同声同调同歌的中华,中华!

听,我们唤醒中华,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  
是同种同胞同志同心的中华,中华!  
来,发愤尽力中华,中华,中华!  
看,君不见亚东四万万人的中华,中华!  
都振起精神来,振作振兴中华,中华!  
吴研因、俞子夷词,套用美国曲谱的《这个自由的旗帜》:

同胞!你住在家里,同胞!你住在国里,  
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你漂洋过海,同胞!  
你上天下地,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你绘五色美丽,万岁、万万岁!  
愿天这般长,地这般久。大家爱这五色旗,  
爱这五色旗,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同胞!你祖宗百代,同胞!你子孙万世,  
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同胞!你忙时劳动,  
同胞!你闲着无事,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同胞!你不论做工,同胞!你不论习艺,  
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同胞!你不论何时,  
同胞!你不论何地,爱护这个自由的标志!

吴研因词、傅彦长曲的《我的中华》:

我的中华开化早,立国以来,贤圣多少,  
上下五千年,风教流传,宽大和平公道。  
我同胞,努力同心,把历史精神永保!  
我同胞,努力同心,把历史精神永保!

我的中华土地好,莽莽平原,山环海抱,  
纵横万千里,物产丰裕,鱼米丝茶百宝。  
我同胞,努

力同心，把锦绣江山永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锦绣江山永保！

我的中华今改造，鼓铸文明，长新不老，进与各民族，互助联盟，济困扶危战暴。我同胞，努力同心，把世界和平永保！我同胞，努力同心，把世界和平永保！

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通过了《推行国歌案》。其决议为：

(甲)(国歌)请教育行政会(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

(乙)先定文字后定谱。

(丙)在国歌未颁布以前《卿云歌》以《国民革命歌》代之。

《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系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失名职员，曲调系用一首法国民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代行国歌的《国民革命歌》，随着北伐军的步伐而传遍中华大地，久唱不衰。

1930年年初，南洋群岛万雅渡(Manado)中华学校致电国民政府，询问能否以党歌代替国歌。3月1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可以党歌代用。”3月20日，国民政府训令全国各级政府遵照执行。

“党歌代替国歌”只是应急措施，

不能满足广大国民的迫切要求，于是国民政府责成教育部着手制定国歌。教育部呈奉行政院备案，拟定了征集国歌歌词的三条标准：“歌词须能表现民族特性与共同理想，以求唤起爱国观念、民族意识、发扬三民主义精神，使国民知所趋向；歌词务求文字浅显，韵味深长，使全国人民、男女老幼信口成诵，易于普及；歌词务求声调铿锵，向上发扬，使民众歌唱觉得欢欣鼓舞。”

至同年8月底，应征者达千余。10月9日，教育部组织“审查国歌委员会”审定：“应征国歌，鲜有完全合格者”，于是决定：“通告各省市，并在京沪北平广州各报登载布告，展期征集。”

到11月底，“审查国歌委员会”再次审查“已征得各作品”，多有：“文字不能浅显”；“歌词逾百五十字以上”；“声调不能向上发扬”；“词义含有时间性，如‘四万万人民’，‘四千余年文化’等，均不合永久之用”；“措辞过以夸大”等弊病。于是决定再延期至本年年底。

到年底截稿，“佳作仍属无多”，教育部再次延期至1931年6月底。应征者1700余人，稿件2100余首，无1件入选。此事只得搁置下来。至1936年，教育部再次组织国歌编制委员会，公开征集。至1937年春结束，应征者又有1700余人，稿件3000余件，仍无一首入选。

1937年6月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决定：



关于国歌歌词之编制，业经会同审查，金以国歌之成，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总理训词，自十三年以来，其始用于国民革命军，其继已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习用，今若另制，转嫌生强。细阅教育部所选各稿，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已由国歌编制研究会加以签注。现行党歌意义，所包至广。所有中国立国之大本，均已包涵于三民主义。其中“吾党”二字，说者以为专指本党而言，以为提议另制国歌之原因。惟“吾党”二字，依广义解释，与“吾人”同义。总理手创民国，即以其训词作为国歌，借资全国人民之景仰，尤为至当。拟请明定即以现行党歌为国歌。

决定制定中国国民党党歌，是在1924年1月。当月20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西代表刘伯伦提出《制定党歌案》，称：“各国之革命党，多有一种党歌，凡遇党员开会，均须奏党歌，而本党党歌尚付缺如。本席认为中国国民党党歌，亟应制定。再我国国歌虽已制定，但官僚气、古典气太重，多数国人多不承认。吾党既然担负以党治国的责任，不妨再行编定中华民国国歌，同时定之为本党党歌。至编党歌之权，似应属之全国代表大会，但因时间不许，不妨以编制审定党歌之权，付托于此次代表大会所产出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刘的提案被采纳，“交中央执

行委员会编定”。

1928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七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委员戴传贤《以总理黄埔军校训词为党歌》的提议。11月8日，国民党第一八一次中常会推定蒋介石、蔡元培、谭延闿、胡汉民、吴敬恒、张人杰、孙科、戴传贤、叶楚伦等9人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组成“党歌曲谱审查委员会”，并在报刊上公开征求曲谱。结果征集到150余件歌谱，主持人又请音乐专家“精密选择”出4件。12月28日下午，主持人召集南京女子中学和南京中学教员、学生数十人，在中央礼堂试唱，蔡元培、胡汉民、戴传贤、蒋梦麟等人到场听审。结果“以第八十号之程懋筠谱当选为党歌谱。歌词用总理在黄埔军校之训词”。

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第109次中常会议决：“党歌曲谱，依审查报告，采用程懋筠所谱者。”2月1日，教育部训令各大学区、直辖大学、省教育厅、特别市教育局转发给学生演习。

程懋筠歌谱入选，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在江西省第二中学任音乐教师的程懋筠从报刊获悉征求“党歌曲谱”，萌发灵感，夜以继日，几易其稿。每作一稿，即试弹一次，不满意即撕掉。到第17日，程精疲力竭，躺在钢琴上睡着了。程夫人见丈夫疲劳至极，未予惊动，却将飘落在地上的一张曲谱捡起来偷偷邮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谁知这份曲谱在应征作品中，荣获第一名。当报纸刊登出这一消息，并收到中

央党部寄来的500元奖金时,程氏夫妇如梦初醒,欣喜若狂。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的训词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时任孙中山秘书、粤人易大庵的手笔。后被国民党政

府权充“国歌”(也是我国历史上第四首国歌)。

中国近代国歌在几十年的演变中,除了上所列举,还有一些曾流行一时、并一度代充“国歌”的歌,如:徐谦作词、沈彭年作曲,流行于广东一带的《广东军政府歌》;佚名的《美哉中华》;佚名作词、借用英国国歌曲谱的《中华美地歌》等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那是后话了。

# 书屋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E-mail:nlh5314@263.net

## 2007年第7期目录

- 书屋讲坛 《日本真相》(选载之一)  
——汪精卫出走之后 ..... 高宗武  
关于《日本真相》的撰写及出版 ..... 高 昕  
这“缺德”非那“缺德” ..... 程 麻  
其人其事 诗人王小波 ..... 蔡禹偕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十一世纪的中国”史话之二 ..... 雷池月  
灯下随笔 我们的那个春天 ..... 王耀文  
中国式的忧郁 ..... 周 拓  
往哪里去? !  
——《于丹 论语 心得》的心得 ..... 李木生  
化尘俗而归自然  
——中国散文中的人生境界 ..... 国 风  
法制经纬 拆迁,不得不说的话 ..... 王 攀  
思史佚篇 英国光荣革命琐谈 ..... 袁传旭  
诗化革命 ..... 陈清茹  
书林折枝 “体系”之外的黑格尔 ..... 邵丽英  
阿伦特与卢森堡 ..... 孙传钊  
走向道德和走向信仰的救赎 ..... 远 人  
史海钩沉 江南文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 费振钟  
流年碎影 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各类学习班 ..... 孙光萱  
书屋品茗 说“删窃” ..... 聂永华  
代际价值观的断裂与传承  
——读廖小平教授《分化与整合——转型期  
价值现代变迁研究》 ..... 刘铁芳

## 2007年第8期目录

- 口述历史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 李先闻  
书屋讲坛 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 张隆溪  
我的大学 ..... 邓晓芒  
说长论短 很想向上海市长提个建议 ..... 方 成  
史海钩沉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 李兆忠  
天助自助者  
——忆先师费孝通教授 ..... 刘绪贻  
文史大师姜亮夫 ..... 散 木  
一船明月一帆风  
——作为开风气人的李石曾 ..... 叶 隽  
法制经纬 言论自由与诽谤罪 ..... 任东来  
“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 陈 伟  
域外传真 情报人员的命运  
——谈电影《特务风云》中美国的CIA ..... 孙康宜  
作为精英游戏的美国政治  
——重看电影《华氏9.11》后的思考 ..... 陈心想  
湖湘人物 龚橙与魏源 ..... 夏剑钦  
宋教仁登南高峰 ..... 傅国涌  
载书刀下 大话唐僧和孙悟空 ..... 伍 国  
小人陈经济 ..... 石定乐  
现代作家眼中的钗、黛 ..... 黎 荔  
林语堂的“玩世主义” ..... 赵立坤  
灯下随笔 《愚公移山》与《中国》 ..... 蒋晗玉  
前言后语 议事程序与公司治理的民主制衡  
——《新编罗氏议事规则》中译本导言 ..... 孙 涤  
书屋品茗 并非序言  
——写在康华楚兄近七十载旧体诗结集出版之际 ..... 李冰封